

抗日战争

中國現代軍事文學叢書

战斗在滹沱河上

(下)

李英儒◎著

大眾文藝出版社

中国现代军

——抗日战争

战斗在滹沱河上

★(下)

李英儒◎著



大眾文藝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战斗在滹沱河上 / 李英儒著. —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,
2003.5 (2009.1 修订)

(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. 抗日战争 / 黎白主编)

ISBN 978-7-80171-004-8

I. 战…

II. 李…

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36447 号

战斗在滹沱河上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: 100009)

北京市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710 × 1000 毫米 1/16 印张 26 字数 180 千字

2009 年 4 月修订版 2009 年 4 月第 2 版第 2 次印刷

ISBN 978-7-80171-004-8

定价: 55.60 元 (上、下册)

版权所有, 翻版必究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: 84040746

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: 100009

目 录

一	(1)
二	(11)
三	(20)
四	(33)
五	(44)
六	(52)
七	(64)
八	(71)
九	(86)
一〇	(103)
一一	(112)
一二	(128)
一三	(138)
一四	(151)
一五	(161)
一六	(170)
一七	(188)
一八	(205)
一九	(223)
二〇	(234)
二一	(246)
二二	(265)

目 录

二三	(284)
二四	(299)

附录（一）：红军长征的故事——

之一：传奇的泸定桥	(303)
之二：金沙江畔	(316)
之三：在人迹罕至的地方	(330)
之四：绽放在冰雪的雪莲	(340)
之五：血染行军路	(343)
之六：魂驻小红桥	(346)
之七：诞生在草地	(349)
之八：狭路相逢勇者胜	(352)
之九：一寸河山一寸血	(357)

附录（二）：人民的上马石——彭德怀

之一：华灯初上	(387)
之二：开国大典	(401)

一八

赵成儿牺牲的第三天晚上，田大车、王金山和胖墩他们从河北枣树营转移过来了。

这一天敌人在河北包围了枣树营毗连的三个村庄，将检查工作的县委和三个区的领导干部都包围住了。敌人这次出来是有计划的，他们在包围三个村庄之前，先派出部队从周围四五里远的旷野里搜起，一直压缩到枣树营、槐树庄、雨令村，然后逐村进行挨户搜查。县委和三个区的干部们，统统钻到枣树营村支部书记家的大洞里，整整呆了一天。

薄暮时分，敌人在雨令村集结部队准备滚蛋的时候，他们从枣树营朝南冲出来。县委为了避免损失，决定分散传达布置工作，并先到接近安国和深泽两县境的七区去，借以观察和吸取邻县坚持环境、坚持斗争的经验。

这样，田大车他们汇报工作要拖后一两天，趁这个空隙，赶到沿河村来看一看，因为赵成儿等牺牲的消息，他们已经听到，这消息像块大石头系住他们的心，两天来，一直是很难过的。

他们是连夜赶到沿河村的，因为近来敌人的活动非常疯狂，迫使他们的行动也更加秘密。他们由村外绕着悄悄地进入赵大娘

家，仅是二青、杏花和赵大娘母子知道他们来，其他的人都没有告诉。王金山和胖墩连自己家里都没去。

区委听了二青汇报情况之后，批准了朱大牛入党，并同意二青他们在高房广播向群众进行教育的积极斗争精神；分析到轿子内的汉奸，也认为是赵三庆扮演的。根据内线的情报，赵三庆那天也是随同敌人一起出发的。

最后区委叫他们特别注意张老东他们的活动，田大车说：“没家鬼引不进外祟来。”

睡觉的时候，大家商量了一下，都觉得钻了一天洞非常疲倦，这里既然挖好有翻眼的地洞，就先睡半夜再说。

于是赵大娘、杏花她们睡到外间屋，田大车他们四位睡到靠近地洞的东屋炕上。他们计划着：如果在沿河村能安定地工作上一天，临转移的时候再到铁钢家慰问一下去。

半夜里，一种咚咚的响声把二青惊醒。睁眼一看，月光清彻地照进窗内来，田大车他们很香甜地睡着，他一翻身坐起了。从“大扫荡”以来，由于警惕性的提高，他的听觉也特别锐敏了，晚上躺在麦苗地里睡觉，不论睡得多么熟，只要从头上飞过一只蜻蜓，或是甲盖虫爬行碰触的麦苗微微一响，他都能立刻惊醒的。

外面咚咚的声音继续作响时，他轻轻地提上鞋溜下炕来；走到外间屋，脚步一响，赵大娘也坐起了。她又通醒杏花。他们的动作都是非常轻微的，为了尽可能的叫区委他们多睡一会，三个人轻轻地开开门。

刚走到院里，蓦地传来了一声尖锐的马嘶，它的声音在夜里听来是这样的凄厉而嘹亮，以致把屋里甜睡方酣的田大车和王金山他们也都惊醒了。

他们也走出来，大家蹲在院里一交换情况，就肯定是敌人马队来包围村庄了。胖墩认为敌人是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提议由他带头马上冲出去。

二青他们没说话，都拿眼瞟着区委书记。区委没有立刻回答冲不冲的问题，他同王金山轻轻地爬到房上听了一阵，下来后，又把洞口洞身翻眼气眼的各种情况问了一遍，最后，他把大家叫到屋里说：“我们不向外冲，一来月亮太明不好出村；二来敌人是骑兵，人腿不如马腿快；即便跑出村去，根据敌人近来的规律，一包围村庄都要搜注的；如果注里有敌人张网等着，我们正好自投到网兜里。”

他的话经常是简短扼要，有条有理，每讲完一段，照例是两手平伸一低一扬的。“我的意见是一块钻洞坚持。老王，你看怎样？”

“我同意，咱们统统都钻吧！”王金山说。

“好！你们都钻，连杏花和铁练都下去，我留下，给你们看动静，注意从气眼里听我的话。”赵大娘说。

新的洞口已改到西跨间的囤圈下面，囤圈被土坯架起，距地平面仅仅有一尺高。

钻洞的人必须先爬在地下，由坯缝往里钻，先进腿再缩头，然后用脚踏着洞口才能钻进去。铁练是出入惯了，他第一个先进去，大伙陆续下去跟着他走，弯弯折折地摸索着爬到大洞身跟前。那里是一个圆圆的土坑，高约四尺，能伏身走但直不起腰来。坑下面垫了一层新麦秸，这是为了便于休息和防备潮湿的。铁练头钻洞前早带上了火柴（火柴如果放在洞里是燃不着的），划根火柴，点着洞壁窟窿中那盏早已设备妥当的油灯。大家迈进圆洞身，六个

人把它挤的满满的。时间虽是初伏的夏天，在洞里冷气嗖嗖的颇有秋凉的味道。

在这种敌情不明的情况下，大伙谁对谁也没话可讲，各人握着自己的武器，杏花和小练每人持了一把小镐。这铁镐是准备改造翻眼用的。

后来田大车叫二青带着他和王金山去看翻眼，一直爬到洞身尽头——胡家的西屋，每经一个方向位置，二青即告诉这是到了谁家的什么地方。

回来后，田大车叫杏花吹灭了灯。灯灭了，顿时洞里呈现一片黑暗，大家闭上眼睛，镇静但又心绪烦乱地等待外面情况的变化和发展。

大约经过两个钟头，气眼里传来赵大娘紧张的音调：“当心点呀，敌人进村了，这次来的人可多啦，占了满街满巷，正挨门挨户的搜查哩！”

二青听完赵大娘讲话，赶陕爬到气眼附近去，从气眼里透进一缕清幽的光亮，他知道这正是早晨太阳似出不出出的时候。他想：现在惟一的妙法，只有：在地洞坚持。他爬回来带着动员和解释的口吻告诉大家说：“我们就在地洞坚持吧！上次包围，我钻了一天洞，今天我看也不会有事，大家就准备钻一个整天吧！现在太阳刚露头呢！”

没有人回话，也没有人作声，时间在沉默中溜过去。气眼里又传来赵大娘的急促声：“加小心吧！鬼子带着钢镐、钢锥子，遍地刨掘哩！

锥子有一丈多长，凡是被锥着松软的地方，一律用镐刨开，西头家家都试探了，有的挖出地洞来，有的连填平的白菜窖、山药

窖都挖出来啦，现在他们奔到咱们这头来了，你们加小心吧！为了闪开你们的目标，我躲到秋菱家去啦！”

又沉默了一阵，大伙脑子里都感到时间是很长啦，谁也估计顶少是吃中午饭的时候，就又叫二青去看，二青看见从气眼射到洞壁上的那一缕银灰色的光线比刚才亮了一些，可亮堂劲不大。他回来说：“越着急才越觉着时间长呢！其实呀，现在至多是吃罢早饭上地作活的时候。”

“真他妈的闷死人！再打仗我非缴一只手表不结，省的钻洞时候转影壁。”胖墩说着一晃身子，“钻洞真受罪，又见不到日头，又挺不起腰板，……”

“别说话！你听！”王金山一推胖墩，打断了他的话，洞里一静，听到头上有沉重的脚步声。这声音越来越多，越来越乱。

田大车说：“杏花，小练，你们不要动，二青跟我到洞口听听去，大概是敌人翻到咱们头上来啦！”走到洞口，洞口黑魆魆的啥也瞧不见，只听得搬动家具的响声，和嘈杂的说话声，这肯定是敌人来翻洞了。

二青为了进一步闹清情况，又爬回气眼处去看，气眼是从靠墙根的鸡窝里挖穿一个鸡子般大的窟窿制成的，到那里他爬平地下侧身向外一望，嘿呀！

很多的人腿，像小树林子一样地在院子里长起来，有穿布鞋的，有穿皮鞋的，还有高筒皮鞋带马刺的。他想：带马刺的一定是鬼子的军官，既有敌人的军官到这么个小院子来，这问题就不简单了。

他往回给田大车和王金山报信时，敌人已经发现了洞口，把遮盖洞口的囤圈子、腌菜缸、神供桌等统统都扔到院里去，洞口

上面有人讲话，声音听的很清楚：

“这就是八路的洞，咱们找到啦！”

“哪里是什么洞！顶多是老百姓藏粮食的窖子，多者藏上两布袋高粱棒子的。算毬啦！”

“你说的太便宜，皇军为找洞口，在院子里挖了几道沟，咱们在屋里发现了洞口不报告？好！不用说你的命，连警备队长的脑袋都危险！”咚咚咚像有人跑步报告去了。

发现了洞口，就等于发现了洞里的人，事情对他们来说，是非常严重了。

田大车早准备到这一步，当下叫胖墩把住洞口，他说：“你负责守上三分钟，遇到敌人下洞就开枪。”

他胸有成竹地吩咐完了，然后，叫二青领着他们再去翻眼那面听听。没容往回走，杏花同铁练爬来告诉田大车说：“敌人掘了横沟，现在又在当院掘竖沟哩！这洞要不是从墙根掏的话，早给挖透气儿啦。”

他们的声音里已经带出害怕的颤动。

“沉住气，不碍事！”王金山竭力安定他们的情绪。“敌人敢下来，我们敲了他！”

大家聚到洞口处，胖墩早等的焦急啦，他说：“听！鬼子嘟噜地叫，锄镐叮哨地响，一眨眼他们可就进来啦。我提议咱们马上想法冲出去，你们想：敌人在上面，我们在下面，裤带长的一截洞，一节一节掘完的时候，咱们有多大本领也施展不开了。区委，区长！你们下决心吧！要冲的话，我打头阵。”

“胖墩！不要动你那点莽撞劲。”王金山不同意地说。“遇事要冷静、沉着。”

现在这么紧张，我看大家别乱讲话了，听咱们区委书记的吩咐！”王金山每遇到主要的或紧急的问题，都是听从区委的意见，在他看来，区委对他有个领导关系，而且他当村长兼不脱离生产的助理员时，田大车早已是区委组织部长，在各方面都比自己高出一头。

“同志们，情况是非常严重的。”田大车用从未有过的严肃态度，语句非常沉着地说，“向外冲，绝对冲不出去，留在这里坚持，可能遭受到全部损失，为了保存党的领导机关和全体同志，我们要把洞截成两段，从翻眼处隔离开，使同志们躲到另一个隐蔽的地方去。

可是，这里需要留下一位同志，他要坚持斗争，他要拖延时间，他要掩护全体同志，一句话，他要为党牺牲他自己的一切！”他愣了两秒钟又说：“这是马上要作的事，丝毫不能犹疑，我们都是党员，也不用动员了！看谁留下吧！”

田大车说完了，大家没有马上说话。如果说个人与党的关系上，最尖锐最突出的矛盾问题是生死问题的话，那么眼前就完全处在这种最尖锐最突出最紧张的时候，处在要一个同志以必然的“死”，换得党委机关可能的“生”的时候，这与他们平常所经历的那些“牺牲的可能”“危险陞很大”等是完全不同的。

在这种生死关头上，正是考验党性的时候，是考验党员对党绝对忠诚的时候，是表现党员最高的共产主义道德和最高的原则性的时候。

大家的情绪是万分的紧张，而表面呈现的空气却是突然的沉默，虽然只是半分钟的沉默。

第一个开口的是王金山，大家都能依稀地看见他挥动左胳膊：

“是这个样子！我看只要有区委书记掌握全区，加上大家的协力帮助，我区坚持工作是没有问题的。因此，你们都走，留下我顶住。”他扬在空中的胳膊，伴随他的发言终了有力地挥下来。时间沉寂了两秒钟。

“不行！你是区长！你不能留下！”胖墩说。“我调到区里作武装工作，处处打头阵是我的任务，我顶着，你们都走。”说完，他紧张的呼哧呼哧直出长气。

“你们都走吧！”这几个字像石头块子一样沉重地从二青嘴里吐出来。从区委书记说话的时候起，他早下定了决心，倏忽间的沉默里，他集中思考在如何掩护同志，如何斗争，如何迷惑敌人的问题上。他的考虑并未成熟，区长和胖墩争执不下，使他再不能继续想下去了。“我请求区委让我留下，你们谁也不要争，再耽误时间，敌人就把洞掘开啦！”

胖墩还要说话，田大车两手平举向上一端说：“大家停止说话，为了完成眼前的任务，从很多方面分析，留下二青最合适；现在我代表党宣布：决定留下我们的二青同志！”宣布完了，他问二青还有什么意见。

“好！我有几句话要说。”二青的话音是低的，但这里边没有一点恐慌和畏惧，为了保存党委机关的光荣任务，他把个人的一切安危早抛到九霄云外了。

“铁练老弟！你点着灯吧！白天点灯外面是看不见亮的。”灯一亮，同志们看见二青的黑眉毛下那对发亮的大眼早瞪圆了。他继续说：“区委，区长！你们要慎重，千万别冒险，万不得已时，可从胡望儿家打开洞口冲出去！至于我自己，你们别惦记，我要尽一切力量完成党给我的任务，别的没有什么，唔！胖墩哥！把你那刺刀

解下来给我吧！”

“二青同志！”田大车说：“我们记牢了你的话；对你也没什么可讲的，任务的光荣和艰巨，你都懂的，为党为人民要贡献出一切来这也不必多提。就这样说吧，如果你万一遭到不幸，我们的党和我们三区的全体同志将永远地记着你！但你要注意牺牲要有代价，要坚持到最后五分钟！”

说完话紧紧地与二青握手。王金山、胖墩都立起来，用临别依依与无限悲壮的眼色望着二青，他们原想着和二青说两句话，但嗓子里好像压着铅，沉的说不出来，只跟二青用力地握了手，胖墩在这时把刺刀交给了二青。

因为洞口窄狭，握过手就要前进几步让后面的人，最后才轮到杏花。

她一扑搂住二青，两滴热泪簌簌地落在二青脸上。二青两只眼向她一瞪，眼神中含着同情，也含着责备。她用牙一咬下嘴唇，立刻严肃了。她说：“二青哥！泪是它自己流的，不要管它。你对我有什么嘱咐么？”

“杏花！你好是好，但还不够坚强，你跟上田同志，跟上党，不要惦记我。”

“二青哥！我一定记住你的话，你保重自己吧！”

黄色的灯光，距离二青越来越远，一阵急剧的铁铲拍土声，同志们都隔绝到另一境地了，留下的是他自己和一棵上了刺刀的步枪，正是因为剩了他自己，他心里更安定了，沉着地走向洞口去。

上面人声更嘈杂了，他隐蔽在洞口一旁，听着鬼子吼叫和汉奸队的吵嚷。

鬼子叫派一个伪军下洞去看看。

伪军们你看我、我看你，都揪着屁股不动。

后来鬼子拿刺刀逼着一个伪军往下钻，那个伪军带着哭啼的声音像祷告似的说：“离地三尺有神灵呀！我爹娘吃斋行善就生我这么个独生儿子，我一辈子没作过坏事。

这里边要是个空洞，那是我爹娘的福气，要是真有八路军，反正八路军的枪子都是有眼的……。”没容他说完被一脚踹下来。二青听上面掉下一个人来，知道是那个怕死的家伙，便端起刺刀冲他的屁股上猛刺了一下。

他像鬼叫似的喊了一声，拼命地往上爬，爬在洞口外直噤哟。鬼子连着几脚把他踢到一边去，然后朝洞里打了很多枪。打完枪，隔了五分钟用绳子系下一个鬼子来。二青没容鬼子站稳脚，朝他的腹部连发了两枪。

鬼子受伤一嚎叫，上面又把他系了回去。

两次失败的教训，敌人警惕了；虽不晓得下面有多少人，但知道搜洞的工作是非常棘手的。为了减少损失，他们下决心往扩展处掘洞口。

洞口由井筒的形式、变成伏身可以爬进去的步筒形式的时候，敌人满高兴，认为有把握了。

伪军们高喊：“快举手出来缴枪吧！”

鬼子也生硬地喊：“投降陕快的！”

二青听见外边喊投降，他生气了，共产党员的队伍里，就没“投降”这两个字。

瞧老子的吧！他把枪机捺的稳稳的，准备拿枪子向敌人作回答。

外面喊了半天，见没有动静，又派两个鬼子下来，这两个家

伙头顶钢盔，手持火把伏身向里爬，这显然是拿钢盔作遮箭牌了。二青想：枪子射不穿钢盔可怎么办呢？我身子后边就是党的领导机关，我要挡不住敌人，整个三区的领导就垮台啦，心里一着急，他的主意来了，便猛古丁地暖呀了一声，鬼子闻声一抬头，他趁势打了一枪，枪弹正中前面鬼子的两眉中间，立刻爬下不动了。后面的鬼子情知不妙，一面后退，一面把前面那个鬼子的尸体倒拉回去。

敌人怕受损失，不敢再钻洞，便用轻机枪朝洞口扫射，机枪响了足足有半个钟头，子弹壳堆落了满地，但由于二青站在犄角处，枪弹射不着他，敌人仍然进不到洞里。这时搜剿的敌人又发现了赵成儿家的洞口，掘开洞口，方向又是奔赵大娘家来的，敌人这时高兴了，判断这两个洞口是相通的，他们一面派人守住赵大娘家的洞口，一面集中铁铲队的力量去赵成儿家挖掘。掘来掘去掘到洞的尽头，那里是赵成儿家的猪圈，一个圆圆的小气眼从猪食缸子下露出来，又算白白地花费了两三个钟头。

田大车他们堵塞翻眼之后，已经站到秋菱家的房下了。秋菱家的洞口早已填死，只在皂王供桌上有个气眼，秋菱奶奶站在院里放哨，赵大娘便从气眼里给他们传信。

当田大车同王金山他们知道敌人已经掘开赵成儿家的洞身时，他们急于要转移出去，但想不出一个好的办法。

本来要从胡望儿家西屋冲出去，对目前情况说是缓和一点，因为胡家是在后街了，但从胡家冲出之后，可就没个遮拦，再发生问题怎么办呢？为这件事赵大娘愁的里走外转，后来她绕到胡家去。

胡望儿的尸体停在床上，他爹娘原打算趁今天满三天发殡，

鬼子一来闹的也不敢埋，尸首臭味熏人，两位老人都哭红了眼睛。赵大娘原想动员他们一下，见到这种情况，只好垂头丧气地走回来。

刚一进秋菱家的门，见秋菱奶奶正和一位高身材满脸雀斑的伪军说话。

秋菱奶奶告诉赵大娘这个人来过两趟了，他说他愿意帮助打救好人。

赵大娘怕中敌人的诡计，淡然地说：“俺们这土头土脑的老百姓，哪边也不随，哪边的事儿也不管。”

高身材雀斑脸的伪军急的直瞪眼，小声地说：“老太太，当伪军也不都是坏人呀！我兄弟就在八路里搞‘敌工’，我很早就跟咱们这边有联系，我明白咱们这边的政策，这边每个老百姓都跟八路军是一家。”

他见赵大娘她们对他仍抱不信任的态度，进一步说：“你不信我，我可有证明呀！”

“你有什么证明呢？”秋菱奶奶问。

“前天包围村庄，枪毙的那个小孩没死吧！那就是我救的他——我一连放了三声空枪。”

“啊！……”她们对这个高大身材满脸雀斑的伪军的敌视态度，片刻间转为敬爱了。

赵大娘从他救小明子事情上，又联想到一个新的计划，她说：“你再行点好事吧！我们有一个死人，床上停了三天，殡埋不出去，你能想法帮助吗？”

雀斑脸伪军低头想了想，像了解了其中秘密似地说：“你们要出北面是可以的，那边敌人最少，只两个鬼子和我们那个班把守，